

国外编辑出版丛书

日本出版界的操纵者

〔日〕《创》月刊编辑部 编
徐 耀 庭 译

**BIANJI
CHUBANJI**

商务出版社

前 言

我们平素看到的杂志，究竟出自哪些人之手呢？——本书所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如果单纯作些人物介绍，就没什么意思了。评论编辑也就是评论杂志，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通过人物介绍给读者展现出一个杂志的世界。

人们评论杂志，常常采用这么一种方法，即从某一角度去剖析各种杂志。我们在这里并未采用这种方法，而是把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就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政治杂志有政治杂志的倾向，趣味杂志有趣味杂志的风格。我们有效地利用杂志“象百宝箱那样琳琅满目”这一最大特点，让此书本身就飘溢出杂志世界的芳香。“编辑从来就是舞台监督”，这句话是过去针对期刊编辑不大出头露面而讲的，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今天，编辑随着自己的才能昭然于世，甚至被作为杂志的招牌，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杂志组织者统统展示在读者面前，任人评头论足。编辑评论编辑，作家评论编辑，……同一本书中，谩骂横飞，友情交融，本书不想掩盖任何东西，它是杂志世界的缩影。

原来，本书作为《创》月刊1981年12月号的特辑出版，博得好评。整理成单行本时，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

改。结果，增加部分很多，厚度也增加了一倍以上。广大爱书者自不必说，我们也期待着包括一般读者在内的广大“杂志爱好者”坦率地提出批评和意见。

1956/10/1

目 次

操纵新闻界的先驱者——野平健一

出版社系统周刊的始祖《新潮周刊》

.....伊贺龙三(1)

罕见的经营型编辑——牧野武朗

从《少年杂志》、《现代周刊》到《壮快》、

《特选街》、《太郎塾》.....盐泽实信(18)

《文春》新闻界的招牌——田中健五

《诸君!》、《文艺春秋》、《文春周刊》

.....粕谷一希(28)

游击·新闻界的奇才——川锅孝文

从《现代周刊》到《现代日刊》.....茶本繁正(36)

创办妇女杂志的名人——樱井秀勋

辞去《女性自身》杂志工作,创刊《微笑》、

《新鲜》杂志.....盐泽实信(47)

平凡文化的偶像——木滑良久

《坡巴依》、《布鲁塔斯》、《橄榄》

.....铃木均(58)

我为什么喜欢甘糟章和平凡出版社

《安安》、《库劳哇桑》、《达卡波》

.....三宅菊子(67)

为青年人不断传递信息的人——内田胜

从《少年杂志》到《热狗新闻》

.....阿奈井文彦(77)

从零筑起漫画王国的中野祐介

从《少年跳跃》发展到《青年跳跃》

.....斋藤次郎(87)

担负岩波文化革新的杂志记者——安江良介

进步派舆论杂志《世界》.....丸山实(100)

立志走纯文学道路的寺田博

创办《文艺》、《作品》杂志后，又创办

《海燕》杂志.....椎野静生(110)

行动组织者型的主编——丸山实

反权力杂志《现代观察》.....冈留安则(121)

关于矢崎泰久先生的真正开端

子文化杂志性质的《言论特辑》.....中山千夏(131)

以丑闻为武器的人——冈留安则

告别《宣传评论》，创刊《传说的真相》

.....丸山实(140)

小范围内爱吵架的人——椎名诚

《书的杂志》中自我快悦原则的书评大受
年轻人欢迎……………目黑孝二(151)

凝视着时代与广告的天野祐吉

跨出广告业界杂志框框的《广告批评》
……………东海林隆(162)

规规矩矩、一本正经、(不)灵活的摇摆

疯狂者——中村东洋

音乐杂志《音乐杂志》、《唱片收藏家》
……………征木高司(169)

妙趣横生的主编——再访祐乘坊

辞去《太阳》杂志,创刊《四季手册》、
《多里布》杂志……………村松友视(176)

提倡日本列奇运动的奇才——松网正刚

具有不同特点的集团——工作舍与《游》
杂志……………荒俣宏(188)

应付目录文化时代的石井慎二

从改变面貌的《宝岛》到《另一册宝岛》
……………野野山义高(203)

母子家庭的出现——高桥章子与《吃惊小屋》

系井重里叔叔与章子妈妈的《吃惊小屋》
……………桥本治(210)

本书作者介绍……………(219)

操纵新闻界的先驱者——野平健一

出版社系统周刊的始祖《新潮周刊》

伊贺龙三

野平健一简介

野平健一，1922年生，京都大学毕业，1946年进入新潮社。先在文艺杂志《新潮》编辑部工作，后参加过《新潮周刊》的创刊号编辑，1964年至1981年任主编，现在为新潮周刊常务理事。

太宰之死与木屐

说起来，那还是在昭和23年（1948年）6月13日的夜晚，太宰治和山崎富荣在积满雨水的玉川沟跳沟自杀的事。

据说当时刚刚进入新潮社工作第二年的野平健一为了寻找太宰的踪影，手里拿着他所熟悉的太宰遗落在沟堤上的木屐，边哭边跑。

我大约在二十年前就听说过这件事，那还是当时《新潮周刊》的编辑主任、已故的某氏告诉我的。这个人当时和野平在同一个编辑部工作，平时对野平就似乎没有抱什么好

感，在说这件事时，曾故意夸张并带有嘲笑的口吻说：“那双木屐本来是野平的。”

在他看来，当时野平手里拿着的木屐到底是谁的还似乎是个疑问。这也许是因为关于野平拿着太宰的木屐奔跑寻找太宰的这番感人话，不中他心意的缘故吧！我倒是觉得木屐是太宰的也好，是野平的也好，这并不重要。

太宰与野平的平时交往是众所周知的。我也有所耳闻。野平本人后来在《读书人周刊》上也谈到过太宰。他说：“太宰是一位目光敏锐的人，从他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和他的实际为人没有什么两样。”对野平来讲，太宰可谓“人生之师”。我记得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过。上述那番话也许正是出于有这样一个想法。即便不是这样，当遇到平时要好的同事跳沟自杀后，哭着寻找太宰这一行动我认为还是高尚的。虽然木屐是谁的这一问题的确并非事关重大；但是，讲得或许过火了一点。如果把木屐说成是野平的，情节将会更感人。心情急躁，手里拿着木屐的野平在赤脚奔跑。我似乎从这里看到了野平的直率、朴实的性格。我这样说可能对不起好意告诉我的人，但是当我和他分手后再回味起他当时的那番话，再看到《新潮周刊》编辑部对本来不须议论的木屐问题说三道四，并以此为把柄，把曾在同一个编辑部工作的同事、先辈的事情向他人议论，这样的人能称作编辑主任？由此使我想到当年野平和这样一个人物共事一定是很伤脑筋的。

《新潮周刊》也决不是开始就象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坚定地贯彻了野平的方针、体制”。

京都的美少女

野平于大正12年（1922年）2月2日出生在东京荻窪区。家里兄妹五人，他为长子。小时就学于旧制府立六中（现改为新宿高中），京都的三高文科，后来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法文专业。他本来是在东京，是特意选择京都的三高的。理由说起来也很出奇，当时《读书人周刊》关于野平选择京都三高之事是这样报道的：“同学们都把目标定为一高，‘我不能跟着他人跑’，所以选定了京都三高。”

关于野平进入京都大学读书的理由还有其他的说法。十年前某晚报以好意报道说：“野平在府立六中学生时代，学校附近住着一位初萌恋心的美女，后来不知何故搬到了京都，野平少年虽然不知道这位美女住在京都什么地方，但他愿意和她同在一个天空之下，出于这个目的，野平没有选择一高而选择了三高。”

野平的这种“不能跟他人跑”的想法，充满了书生气的味道，也表现出了他较强的个性。就是这个个性后来表现在他办周刊的工作上。这种个性和“愿和萌生初恋的人同在一个天空之下”的想法，真可谓充满了少年的浪漫主义色彩。真不知两种理由的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这家晚报对此还作了连续报道。我对这些报道颇感兴趣。因为在后面的连续报道中涉及到了《新潮周刊》编辑部内部编辑部部长野平和其他编辑部成员的人事关系问题。

当时《新潮周刊》编辑部里有一位非常调皮的记者，他在看了晚报报道后，把那份晚报张贴在房间醒目的地方。并暗中“期待”和观察着野平看过晚报报道后的反应，猜想野

平看了报道后定会害羞，待那时大家一齐起哄嘲弄他。没想到他们的这个“企图”被野平很快识破了。野平看过报道后，顺手拿起红铅笔在这段报道的词句上又添写了一个字，随后便故意装作瞧都不瞧他们一眼，神情自若地回到了自己的坐席上。

后来编辑部的成员们走上前去在添写红字的地方一看，“初萌恋心的美女”的“美女”二字被改成了“美少女”。实际上，这个少女倒也可能真是美少女，我们且不去谈她。仅从文章上看，便会觉得对当时的中学生中萌生初恋之心的女子，用美少女一词来形容，要比用美女二字更为纯真和贴切。当时张贴报纸充当“犯人”的记者现在在《新潮周刊》编辑部任编辑主任。他后来坦率而敬佩地说：“当时野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之后，很快以巧妙的办法离开了那里，并且仅在上面添写一个字就使报道内容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给人以无声的教育，真是拿他没办法。”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编辑部，即编辑部部长和编辑部成员的人事关系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形成的。当然我并不以为《新潮周刊》的编辑部日常就是这样。

野平是昭和21年（1946年）8月进入新潮社工作的。战争年代，也就是昭和18年（1943年），学生们都纷纷参加海军当预备生。这些学生的大多数是归特攻队所属，野平运气很好，中途转为海军省所属，直至停战。战后，他又回到了京都大学法文专业。进入新潮社的第二个月，即昭和21年（1946年）9月才非正规地毕了业。这也难怪，因为当时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

在这里，我想附带介绍一下野平在三高读书时的情况。

他在三高读书时有一个绰号，人们称他为“浓白”，当时对这一称呼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名字叫野平，野平的日语发音为“浓白”，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喜欢喝酒（日语中“浓白”的发音有“酒鬼”之意——译者注）。野平酒量确实不小。近来由于生病似乎对饮酒有所控制。在这以前，他同年轻人以及编辑部里的其他成员，经常是不分你我到处喝酒。每当年终举行忘年会时，他总是二次、三次地参加，可谓有忘年会必有野平奉陪。

野平刚进入新潮社时是在文艺杂志《新潮》编辑部工作。当时他和小山清等无赖派系的作家来往很密切。和长辈太宰的交往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太宰正为《新潮》提供“斜阳”。小说的连载稿件，野平负责这项编辑、整理稿件工作。后来成为太宰绝笔篇的《如是我闻》，是自昭和23年（1948年）3月起开始在《新潮》上连载的。而且在6月太宰跳沟自杀的一星期前，还是野平在三鹰市下连雀的山崎富荣的房间里，通宵记录《如是我闻》续稿的口述笔记的。

出版社系统的第一期周刊

出版界的老铺子新潮社是在昭和30年（1955年）8月前后开始下决心发行周刊的。这个被称为具有朴实稳健社风的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过去被人们认为除新闻社以外无法做到的周刊，可以说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冒险”。

据《新潮八十年小史》的文章中说：“搞出版工作，本来是一种只有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就可以开展业务的小规模事业。但是，当规模超过一定范围后，为了稳定其经营，仅靠时而对路时而不对路的不能保持稳定的单行本，是难以

维持的，这就需要出版能够长期维持大量生产的书刊。”

这就是出版发行《新潮周刊》的理由。当时出版的周刊有：扇谷正造所领导的《朝日周刊》，这是最畅销的一本杂志。其次是《每日周刊》、《读卖周刊》、《产经周刊》、《东京周刊》（已停刊）、《读卖娱乐》（已停刊）、《产经读物》（已停刊）共计七种。当然，从数量来讲是无法与现在相比的。都是新闻社系统的周刊。特别是《朝日周刊》等杂志，印数高达百万册。这对于出版界来说真是垂涎三尺、望尘莫及的事。所以从一般的常识来看，都普遍认为出版社出周刊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呢？理由之一，是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和新闻社的记者不同，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采访和编写工作。这不仅仅是担心，实际上，当时出版社的编辑，虽然擅长阅读他人写出来的稿子，并提出批评意见，但是都没有受过单独采访、编写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发号施令似地说，“现在我们开始出周刊，你马上采访、编写”，就等于对电视台的播音员说，“现在我们开始排电视剧，你来当演员”一样，虽然不是不能说不能干，但是恐怕谁都不希望干出象学徒工干出的工作。

第二个理由，是出版社里没有象新闻社那样的支局、通讯部等通讯网，因此可以想象得出，新闻来源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个理由，是销售问题。新闻社里有自己独自经营的销售机构，周刊也正是通过这些机构来赢得固定读者的。然而，出版社里却没有这样的销售机构。

以上可称为出版社不能办周刊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

还有接受刊登广告等问题，也被看作是理由的一部分。

新潮社现任社长佐藤亮一，带头向这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理论发起了挑战，他当时是副社长兼出版部部长。现在从事新潮社总括杂志工作的斋藤十一当时起到了参谋作用。斋藤十一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系，在出版社里可谓是一位具有特殊学历的人。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贡献卓著，据说是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编辑。比如从《新潮周刊》创刊第十二号开始陆续连载的柴田炼三郎的小说《眠狂四郎无赖控》就是斋藤十一编辑的。这本小说在为《新潮周刊》笼络连续读者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另一方面，可以说就是这部小说使柴田炼三郎这位作家著名于世。在《新潮周刊》发行的昭和31年(1956年)，柴田炼三郎获得直木奖荣誉。但是后来竟成了只被二、三流杂志采用的作家。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因为当时杂志文化领域不象当今这么宽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斋藤看中了柴田炼三郎并使他飞黄腾达的。斋藤在杂志连载开始后，据说每期都必不可少地要给柴田打电报，不断地提出批评和给予鼓励。《新潮周刊》创刊号发行以后，由于刊登五味康祐的《柳生武艺帐》和从第十二期开始连载柴田炼三郎著的《眠狂四郎无赖控》，在创刊号发行四十万部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加了读者。据说五味康祐作家也是斋藤培养起来的。

变不可能为可能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以佐藤亮一副社长为首、斋藤十一为参谋的新潮社周刊发行准备人员，逐步一点一点地将一般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办成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采访、执笔问题。对这一点，当初的目标是准备本社自己编写。可是，实际进入试印阶段才明白，想本社自编的做法，正如当初所担心的那样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社外有名和无名的作家、记者，并向他们约稿，还是可以解决的。向外约稿这种做法可謂是出版社的“祖传秘方”，当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问题是这与向作家约稿不同，要从计划阶段开始，定出采访、报道的目标，乃至执笔等一切工作都要由编辑部来做。井上光晴、草柳大藏等人，当时就是在这些社外作家小组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在后来一些年里，新潮社还是保持和贯彻了最初制定的本社自编的方针，并以它为基本方针。草柳、井上等逝世后，社内的编辑部成员担当起了执笔的任务，采访仍是靠社外记者小组。后来，从原来委托社外记者小组逐步发展为作为正式社员采用。到了昭和50年（1975年）发行到一千期时，做到了不用一名社外记者，实现了最初的本社自编的方针。昭和56年（1981年）起，山田彦弥担任了编辑部部长。他是继野平之后第三代编辑部部长。这位山田彦弥过去就曾是社外记者小组中的主要记者。

其次是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所担心的由于出版社里不象新闻社那样有自己的支局、通讯部构成的通讯网，消息来源是否受到局限的问题。新闻社系统的周刊可使用其母体新闻社的通讯网，编辑重点放在速报的特辑报道上。很明显，出版社与它正面挑战，从一开始就无法竞争过对手。争议的结果，还是觉得新潮社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新闻社系统周刊搞不了的或还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上，即出版有文艺出

报社自己特色内容的周刊。如果说新闻系统对新闻采取第二报道主义的话，我们就采取第三报道主义的态度。同时进一步发挥文艺出版社的特长，把连载小说办成最受欢迎的读物。在特辑报道的编辑上，除了报道具有新闻性的消息外，主要着眼于反映出本社独自的观点、立场和一切为了人类利益的方针上。《新潮社八十年小史》在总结了这些争论后写道：“我们同新闻社系统的周刊报道方针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拖长新闻报道内容，对新闻消息只作表面报道。为了长期报道，他们虽然也出过一些较为系统的家庭读物，但是内容浮浅，众多的知识阶层人士读起来不过瘾。《新潮周刊》为了体现出自己杂志具有适合上述读者需求的特色，首先从批评新闻社系统的周刊开始，刊物上避开重大新闻的报道，将杂谈内容的书稿纳入卷首。这样做，本身就是对新闻社系统周刊的新闻价值标准的批评……。”

新闻社系统的周刊把以新闻为中心的特辑报道放在卷首，《新潮周刊》则在卷首开设了与其“猛烈”对抗的杂谈栏。这个杂谈栏就是持续至今的“城市生活栏”。从创刊号开始至今，除开设了“城市生活栏”以外，还设了“新潮周刊栏”、“新潮周刊布告牌”、“新闻阅览室”等栏目，还使用了谷内六郎的带有故事趣味的封面图。自昭和57年（1982年）开始，谷内的封面图改由新的作家创作。可能是由于个人喜好的缘故，长期喜爱谷内创作的封面图的读者，还一下子不大能适应新创作出来的封面。在谷内逝世后，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多是要求重新刊用创刊号以来的封面，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新潮周刊》纪念创刊一千期的特大号封面，就重新刊登了创刊号的封面“上总的城镇”，但是人们并感觉

不到它时间的久远，可见人们是这样地惋惜谷内的去世。

再接下来就是解决销售渠道、刊登广告的问题。这个问题通过新潮社原有的代销书店的渠道，再新加上铁道弘济会、新闻即卖站得以解决；广告问题也采取依靠原有经营广告的电通、博报堂等帮助得到了解决。

准备时间大约花费了半年，在昭和31年（1956年）2月6日发行了创刊号。按原计划，杂志的主体还是采用小说的形式；新潮社刊登了新闻社系周刊无法仿效的谷崎润一郎、五味康祐、大佛次郎等三大作家的连载小说。除此之外还刊载了石坂洋次郎、中村武志撰写的短篇小说，显示出了老出版社——文艺出版社的威望。特辑报道刊登了父与子的道德战后版——《背叛了自己爸爸的人》等。当时那个时代，能够及时地着眼于父子决裂的问题等，从这里可以看到近似于现在《新潮周刊》的风格，但是内容单纯幼稚，简直无法与现在相比。当时的“新潮周刊栏”的《奇怪的宪法修改论》、《可怜的纪元节》、《原子能研究所往何处去》等也是如此。虽然当时是从新闻和新闻社系统周刊尚未采取的角度写的，但是笔锋毫无辛辣之处。真正特辑报道开始出现现象今天的特色，那还是从那以后的几年中开始的。

不愿步新闻记者的后尘

严格来讲，野平并不是《新潮周刊》的最初编辑人员，而是在刊物发行准备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即昭和30年（1955年）底才加入进来的。有关这件事不知是真是假，有下面这样一段有趣的传说。

新潮社在筹办新周刊时，出于一切交给野平来办的想

法，在一开始就奉劝和鼓励野平参加刊物发行筹备工作。可是据说野平拒绝了，并且说：“我是为了当文艺出版的编辑才来新潮社的，然而万没想到让我去效仿新闻记者，我不干，如果非要我干，那我就辞职。”自那以后，野平就闷在家里不去公司上班，正因为这样，他比其他人入社时间晚，在昭和30年（1955年）年底才进入新潮社。

我们先将上述这番话当作事实来看一看野平这个人。

野平平时在编辑部里，对编辑人员的工作态度要求是很严格的。他常说：“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不要去干，不要去写，采访要做到自己先理解。”在让他办周刊时，野平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直至理解为止，在考虑周刊这个新杂志的事情呢？是因为理解了才愿意搞的吗？他不但对记者要求严，就是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

在创刊《新潮周刊》时，野平的工作是特辑报道编辑主任，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坐在办公桌前，指使记者去做工作这样一种科室工作范围之内。

据创刊时就参加了这项工作的老记者回忆说：野平常常自己亲自到现场采访写报道，有时出差采访也自己亲自去。可能是自己想亲身体验一下采访生活。后来成为《新潮周刊》独特手法之例，被人们称为“丛林中方式”。特辑报道的文体，就是野平同作家井上光晴共同采访中写出来的。

一位记者佩服地说：野平采访时的作笔记方法很独特，他总是眼睛看着对方，手不停地写，而且写出来的笔记非常准确。这不是仅经过一般练习就能够做到的事情。

正因为野平是一位自己不理解决不罢休的人，所以有几次采访中，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伪，他曾向对方刨根问底，